

6点40出发,7点多就到了订的酒店,才小心翼翼地问娃:“昨晚睡得咋样?”娃说:“好着呀,全省前20名一般都会睡不着觉。”我说你咋知道,她说微博上有个同学,模考一直是全省前几名,说他早上四点才睡着,“我反正也考不了前20,所以睡的好。”岂止睡得好,早上根本叫不醒,叫了几声翻了个身又睡了。

娃考完语文回来的反应与其说是兴奋,不如说是受了刺激的亢奋,用她自己的话说是“惊魂未定”:上午的语文考试把人给吓到了,花了45分钟在苦思冥想一个默写,这个默写是去年才考过的,估计大部分考生都被这个回马枪给成功挑翻了。好在她想呀想,竟然给想出来了!她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,让我想起她小时候考试,有一道题是鱼游泳的时候如果左边的鳍伤了,鱼会怎样?她就使劲想象自己是条鱼,答出了这道题。老母亲欣慰的是,她学习虽然一般,但是有着尚未泯灭的想象力和灵性。

下午考数学,娃回来是这么形容的:“老师经常说,数学考试是换汤不换药,可是有一次模考,把药碗给换了,和那次模考相比,这次岂止是换碗,简直是把药锅都给换了!”平时考试都是难度逐渐增长,那次模考是把最难的题放在中间,导致很多人以为这次考试的难度提高了,吓得后面的题也不敢做,放弃了,或者直接自信心崩塌,会也不会了。有了模考的教训,她这次就警惕了,遇到难题,她先绕过去答后面的,结果发现后面的也一样难,但总算心理上没被击溃,硬着头皮答完了。

中途还有个插曲,酒店保洁员来收垃圾,问我:“你有几个读书娃?”我说“一个。”想起前几天听力试听的时候,我跟几个家长也是坐在这家酒店大堂里聊天,我左边坐的那个妈妈感慨:“把一个养大都不容易,也不知道那些生二胎的咋

1989年,十四岁的我在家乡县城参加了中考。

中考前,我一边上着学,一边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父母亲和两位叔叔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我,一定要好好读书,一定要背水一战,一定要跳出农门。

我就读的家乡初中,在我中考的前几年教学成绩一直不好,连续多年中专录取“剃光头”。全校乃至全乡下都憋足了一口气,热心时事关心教育的乡绅贤达纷纷表示,不能再这样了,一定要打个翻身仗。

我和家人都没有想到,那一年,我竟然成了家乡初中打翻身仗的明星。中考前一个月的预选考试,我一举拿下全校第一。在中考中,我又成为全校第七名被中专录取的学生之一。

一时间,家乡初中骄人的成绩蜚声全县,人们奔走相告,额手称庆。最开心的当然是我们这些金榜高中的学生及其家庭。考取了中专,意味着农村娃取得了城市户口,成为吃商品粮的人,毕业后会成为国家正式干部。

为了庆贺,我家择吉日宴请宾朋,感谢恩师,摆上十余桌酒水,从中餐吃到晚餐,路途遥远上了年纪的亲戚老戚都专程接来,大快朵颐一番,分享久违的喜悦。尤其姨娘姊妹这些女眷,难得凑到一起家长里短,互诉衷肠,说到动情之处,不时看见她

家长手记

一个学渣的高考纪实

肖遥

想的?”抱怨说如果可以退回20年前,她就丁克,我右边的妈妈也疲惫地附和:“哎呀太难了,娃培优补课花不少钱呢……”

保洁跟我滔滔不绝地说:“我有四个读书娃,两个女娃一个上大学着,一个工作了,两个男娃一个过几天中考,一个上小学,我们夫妻俩都在外面打工,哪有时间管他们?都是他爷爷奶奶管大的。你看你们城里人,娃考个试还订宾馆?我们那里中考,娃自己夹着被子过河去上学,过河的时候被子都掉河里了……”

娃中午回来,又讲了一个惊险故事:上午文综考试,她一看试卷,初步判断了一下政治出的题都在她的射程之外,她政治是短板,考试全凭运

气,如果出到她熟悉的知识点上,算她捞上了,她一看这回捞不上啥,就赶紧跳过去答历史地理,好在这两门答得不错。在她回头答政治的时候,教室里发生了不小的骚动,好像是一个考生把答题卡涂错了,陆续进来了六个监考老师,进来看了她的状况,出去分析应对方法。

下午考英语,娃说老师说了,英语只要不迟到,就算赢了。

考完回家路上,微博上答案已经出来了,她大致对了两科,开心得不行,看样子又“捞着了”不少。去学校对答案,发微信说估分582,这考完了,我才敢问,那你平时模考的平均成绩是多少?说实话,我根本不知道她模考水平,也

弄不清她这成绩是高还是低,是满意还是遗憾?高考这个事,说起来是跟很多人比拼,其实最后只是跟自己在比,跟自己的十四次模考成绩比较。我说:“你是不是平均540?”她说,550吧。我说:“那这回算考得好,应该是模考成绩里最高的吧?”她说有一模她考过587。我心里想,你自己满意就是胜利了。

这个分,可能有些娃能气得要复读,她高兴得雀跃。她反正也没多用功,养生式学习考了个成绩,已经算是赚了。

周四去上班,同事说:“你这算是解放了吧?我们娃连幼儿园还没上呢!这一步步打通关还得好多年呀。”我才发现可不是吗?虽然我自己没有那种松了口气的感觉,可是一切的确仿佛都不一样了。她说她娃现在两岁,让娃去英语班上课,娃心不在焉,光知道玩,对上课全无兴趣。我忍不住笑了,我说才两岁你急啥?我还想说,英语上啥班都没用,就让娃看英剧美剧,看上几年英语想不好都不可能。我想起娃这些年上过的兴趣班培优班,有的是被带节奏上的,大多数上着上着就不上了,她不想上就算了。

学会算了,可能是我们母女这么多年学到最重要的一课。否则,就像我的同学老李一样,要么自己疯了,要么把娃逼疯。这些我没法给同事聊,我不想那么油腻,我娃又不是上了清北,有啥可吹嘘的?还有一方面是:俗话说“教的曲儿唱不得”——好多事只有经历了才知道,你光给她她说,她并不理解。

不过这么一说,我觉得当了多年成绩普通的孩子的家长,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失败。不但不失败,还挺自豪的,在别人面前由不得想叉一会儿腰。

PS:学渣后来的成绩是600多分,高出模考最高成绩80分。时隔一年,容老母亲再叉一会腰。

的学习更加紧张了一些,他坚持要再晚睡半小时,我怕他熬夜伤了身体,为此与他进行了一番艰苦地讨价还价,不过最终以我的妥协告终,十五岁的少年毅然决然的样子,透露出一股坚毅而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不像我,到了知天命的年纪,思想反而迷茫起来。我常常想,今天的孩子,不缺吃不缺穿,他们的动力是什么?理想是什么?回想我的中考,除了生存,还有奋斗,诗和远方兼顾。今天,物质高度发达,思想日益多元,真正是眼花缭乱,五光十色,在这样的环境下,找准自己的方向,坚定脚下的步伐,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

我的中考已然过去了三十余年,如今我在城市里从事着一份普通的工作,往夕如梦,一切激昂的、平淡的、消沉的早已如过眼烟云。回首过去,只能看到一串串走过的脚印,或深或浅,或长或短,中考只是其中小小的一步。庆幸的是,我的这些脚印一直跟随着社会前进的方向,没有原地打转,停滞不前。我希望,等我退休以后,我可以回到我儿时的乡村去度度假,陪陪我日益年迈的父母,过一段只有晨昏没有钟点的生活。这或许是我极少的一点感悟,以此分享给我那即将迈过中考这一步的孩子。



魏 蔡钦 摄

流年碎影

两代人的中考

曹立奇

们撩起裙角擦拭润湿的眼睛。

傍晚时分,乡电影院的师傅指挥着村里的年轻人,在村前晒场上架起银幕,调试放电影的机器。天刚擦黑,庆贺我考取中专的专场电影即将开始,常年沉寂的乡村喜庆之情达到了又一轮高潮,男女老幼,本村的邻村的,看得懂的看不懂的都聚到了晒场。晒场外围,架起了炸油条的油锅,卖甘蔗的,卖麻花的,卖瓜子的,卖糖葫芦的,老人眉开眼笑,孩子追逐打闹,直到电影散场,乡亲们还陪我父母窃窃私语,久久不曾散去。

中考之后,我进了师范学校,户口随之转到了学校非农集体户。每个月,学校给我发二十六斤饭票,我正式吃上了国家粮。三年后,我毕业回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,一切都很顺利,我很快拿到了第一个月工资,依稀记得是109块钱,我还听说我是二十四级国家干部。那一年,我十七岁。

2021年,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每天海量的大事要事充斥

眼球,目不暇接。不过,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,最大的事恰是今年的中考——我的孩子即将面临人生的第一次大考。

孩子的中考跟我的中考自然不同。最大的不同在于,我的中考无论形式还是内容,带来了我和全家的一次重大转折。然而,孩子的中考,从结果预测,考上一所理想的高中如同囊中探物,没有悬念。看往后安排,早在一个多月前,高一预科班学习已安排在中考后的第三天开班。后面紧接着便是高中三年的学习,各种课外补习,再后来就是大学生涯。因此,孩子的中考仅仅算得上是他漫长求学道路上的一个逗号。这些年,我们全家还有一个愿望,就是希望孩子能不断地学习,不仅要读大学,还希望他能读硕博博,这是我们一个朦胧的希望,她在我们视线的远方,如烟一般地存在。

孩子自己到底怎么想,其实我并不能准确地掌握。临近中考阶段,他